

卷十





因樹屋書影

第十卷

櫟下老人筆記

男在建錄

在都

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性善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性情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微子曰我舊云孩





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聞其豺狼之聲，曰：野心無親，後果滅羊舌氏。紂之惡在孩子之時，食我之亂見始生之聲，孟子之言性未爲實也。見論衡養書：今恨不見世，碩今亦不知爲誰。人性惟孔子說得無病，只相近二字亦稱富哉。假如大盜貪財好殺，何惡如之。然有時不取，是近義也。有時不殺，是近仁也。舉大盜而凡以惡名者可見，以已身言則平旦好惡與人相近，是又一近也。故養者移也，養之道亦不一矣。孔言不移，正甚言習之害大。孟子斷言性善，是入穴取虎子，殺人取心肝法，非戾孔也。古言盜道有仁義禮智信，一撥轉歸正，則五德皆真。夫非移之以養而然乎。

古臣下奏上天子，未有稱大尊者。周樂運、陳宣帝八失，皆稱大尊云。大尊比來小大之事，皆獨斷之。大尊未爲聖主，大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



書影  
等語

懿宗末年，長安使人取石於苑中，造山崎危，詰曲有若天成。又命取終南草木植之，山禽野獸，縱其往復。及造屋室，如庶民家。帝與嬪妃游處，由是王公貴游爭效之。未及半年，奇花異草，自然生滿宮殿。識者以爲丘墟之象。後巢寇入京，焚燒殆盡，悉爲瓦礫。見紀異錄。此唐之艮嶽也。宋太宗詔宰相等曰：爲法不可過有輕重，惟是可以必行。則人不敢犯。太重則決不能行，太輕則不足禁。姦朕常語。徐俯異時宮中有所禁，初令之曰：必行軍法。而犯者不止。朕深維其理，但以常法處之。後更無犯者。乃知立法貴在中制。所以決可行也。此言可爲萬世法。

五星畏浮圖佛像。今人家多圖畫五星，雜于佛事。或謂之禳災，真不知也。見劉賓客嘉話。不知何據。

魏有三高僧：支謙、支諒、支讖。惟謙爲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復多智，時賢諺曰：支郎眼中



黃形軀雖小是智囊見五色線僧亦可稱爲郎  
本事詩則天見宋之問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  
之問有才調但其有口過蓋以之問患齒疾  
口常臭故也口過二字甚新老狐善媚雖譏人  
語亦作態如此

神女杜蘭香降張碩碩問禱何如曰消摩自可  
愈疾淫祀無益消摩藥也見誠齋雜記余謂消  
摩自是導引按摩之意以爲藥恐非

歐陽文忠公始自河北都轉運謫守滁州于琅  
琊山間作亭名曰醉翁自爲之記其後王詔守  
滁請東坡大書此記而刻之流布世間殆家有  
之亭名遂聞于天下政和中唐少宰恪守滁亦  
作亭山間名曰同醉自作記且大書之立石亭  
上意以配前人云見却掃編王詔大有韻致今  
人多不知石刻始于詔因爲表出唐恪效顰亭  
名尤惡強作解事記與石何在耶徒貽人笑耳  
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規人財賈誼  
譏司馬季主語也季主尚受此毒詈今之紛紛



胡爲者。

蘇文忠詩云。空腸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留。寫向君家雪色壁。不必見其畫。覺十指酒氣沸。沸滿壁。

長慶初。穆宗以刑法爲重。每大獄有司斷罪。又令給事中。中書舍人。叅酌出入之。號曰叅酌院。見國史補。叅酌院好對詳穩司。遼史詳穩司。掌諸官府。監治長官。

今天下語言之音。以五音準之。中原簡一字爲一字。故音之唇齒。分四方。繁連綴多。浮音。故音之唇齒。混以四聲。準之。燕趙人無入。入聲皆平。閩越人無平。平聲皆入。他方則平入辨。此由風氣有高下。水土有淺深。人固不能自知也。

伶氏伶倫之後。東古簡字。其名也。而舊說則爲簡傲。猶易震用伐鬼方。震乃摯伯名。而訓爲震揚威武。書巧言令色。孔壬。乃共工名。而注爲包藏之訓。皆不考。見詩傳考補。如孔壬。果共工名。則包藏之訓。大可笑矣。是從壬字鑿出也。



廬陵羅大經曰。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故蚤年頗似荆軻。晚歲頗似魯仲連。此子房定評。宋人好輕貶人。亦好妄尊人。齊周洽常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于都水使者。無以殯斂。吏人爲買棺器。武帝聞而非之。曰。洽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宅。死。令吏衣冠之。此固宜罪貶。無論褒恤。乃勅不給贈賻。此大異。是教貪也。

子華子曰。火宿于心。炎上而排下。其神燥而無準。人之暴急。以取禍者。心使之也。木宿于肝。觸突于抵而銳。其神狷束而無當。人之樸戇。以取禍者。肝使之也。金宿于肺。磴旬而不屈。罄而不能仰也。其神濶疎而無法。人之訐決。以取禍者。肺使之也。水宿于腎。瑟縮以湊險。其情伏而不發。人之媵媵。脂韋以取禍者。腎使之也。土宿於脾。磅礴而不盡。其滲漏也。下注而不止。其神好大而無功。人之重遲。瀝納以取禍者。脾使之也。



火氣之喜明也。木氣之喜達也。金氣之喜辨也。水氣之喜藏也。土氣之喜發生也。是故事心者宜以孝事肝者宜以仁事肺者宜以義事腎者宜以智事脾者宜以誠實而不詐五物宿于其所喜五事各施其所宜外邪之不入內寃之不一泄夫是謂善完。子華子雖贗書然此段談含內外五行精確之極可存也。

唐肅宗賜李輔國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其香聞數百步或衣裙誤拂芬馥經日不散見杜陽編玉有香疑是比喻之言此實有之矣古僅見此然輔國敗時方巾櫛而辟邪一則大笑一則悲啼涕泗交下輔國惡其怪碎之如粉不周歲輔國就誅則真物妖矣。

劉虞爲公孫瓚所誅初虞以儉素爲操冠敝不改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綺盛飾以此疑之見後漢書○尚何疑焉卽此當誅。

五均宋均日均長八尺施絃以調五聲梁武帝



素善鐘樂，欲釐正雅樂，乃自製四器，名之爲通。施三絃，橫七絃，用二十七絃，均與通。今不知爲何物矣。

汴人語有不甚解者，大半是金遼所遺，如藏物于內，不爲外用，或人不知之者，皆曰梯已，不知所出。後閱遼史，梯里已，官名，掌皇族之政教，以宗姓爲之，似卽今宗人府之官，所以別內外親疎也。或卽梯已之意歟。梯里已，但呼曰梯已，二合音也。汴音多有二合，如不落爲饒之類，甚多。

海有魚，虬尾似鴟，用以噴浪，則降雨。漢栢梁臺災，越王上厭勝之法，乃大起建章宮，遂設鴟魚之像于屋脊，以厭火災，卽今世之鴟吻是也。見偶然錄。此又與爾雅所載龍生九子，鴟吻好望，今屋上獸異，鴟吻，一作蚩吻，好望，一作好吞。漢書律長八寸，象八卦，宓義之所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然則律始伏羲，不但易也。

周君景遠馳爲南臺御史時，分治過浙省，日與朋往復，其書吏不樂，似有舉刺之意。大書壁上



書影  
日御史某日訪某人某日某人來訪御史忽見  
之謂曰我常又訪某人汝乃失記何也第補書  
之復謂人所以讀書爲士君子者正欲爲五常  
綱維也使我今日絕故舊是爲御史而墜一常  
可乎寧不爲御史不可絕人理見陶宗儀書貴  
而忘舊者聞周君此語自當媿死若沽好客之  
名而雜然並進應接妨務攫贖招尤客主身名  
兩敗難洗又不可以周君口實也

韓子通解曰伯彜哀天下之偷且以強則服食  
其葛薇逃山而死今人但傳食薇不知衣葛

輝縣褚丘去百泉四十里寺旁有白馬將軍祠  
土人多崔姓者而近又有鄭村有于褚丘演崔  
鄭傳奇者土人以石擊優人訟之官張棗居有  
過褚丘詩玉勒追風下古鄉鴛鴦隊裡陣雲黃  
怪底褚丘春社上無人敢去演西廂

吳門治平寺重陽日遊人競集繫羊千百相與  
博謂之博羊滿山如雪者竟日

苻堅爲慕容冲所襲堅馳騶馬墮而墜澗追兵



幾及馬臨澗垂韁堅不能及馬又跪授焉堅攀之登岸走廬江見異苑李子田曰馬有垂韁之恩始此。

李子田曰漢書董宣強項字出素問岐伯曰諸頸項強皆屬濕余按博聞強記與強項之強皆去聲今人讀作平聲誤。

李君實曰道書鈞天樂部萬種其流人間者琴耳樂調亦萬種其流人間者思一六犯工尺六字耳○通典云舜時用八音樂器八百般周用五音減至五百般唐減至三百般宋仍之今樂器恐不及百般人間流傳尚不能久何況鈞天之樂耶。

蔡邕書曰邕早喪二親年踰三十鬢髮二色叔父親之猶若幼童據此則邕喪父母久矣高則誠傳奇卽云有所譏刺假借託諷何不杜撰姓名行其胸臆乃一無影響遂誣古名賢若是誠所不解。

郭玉善醫遇貧賤廝養應手立愈然治貴人或



不驗。和帝問之，對曰：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况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慎之心，臣意且有不盡，何有于病哉！見方技傳。靈源禪師住龍舒，有日者能課，使之課，莫不奇中。蘇朝奉者至寺，使課，無驗。非特爲蘇，課無驗。凡爲達官要人言，皆無驗。至爲市井凡庸山林之士課，如目前而言，靈源問其故，答曰：我無德量。凡見尋常人，則據術而言，無所緣飾。見貴人，則畏怖，往往置術之實，而務爲諛詞。其不驗，要不也。理自應爾。

足怪。見冷齋夜話。以瓦注者巧，以鈞注者憚。以金注者婚，醫卜之無驗。蒙莊所謂外重者內拙也。朱長孺序李義山集曰：予繙覈新舊唐書本傳，及箋啓序狀，諸作所載于英華文粹者，反覆叅考，乃喟然嘆曰：嗟乎！義山蓋負才傲兀，抑塞于鈞黨之禍，而傳所云放利偷合，詭薄無行者，非其實也。夫令狐綯之惡義山，以其就王茂元、鄭亞之辟也。其惡茂元、鄭亞，則以其爲贊皇所善。



也。贊皇入相，薦自晉公，功流社稷，史家之論，每曲牛而直李，茂元諸人，皆一時翹楚，絢安得以私恩之故，牢籠義山，使終身不爲之用乎？絢特以仇怨贊皇，惡及其黨，因併惡其黨，贊皇之黨者，非真有憾于義山也。太牢與正士爲讐，絢父深楚，比太牢而深結李宗閔、楊嗣復，絢之繼父，深險尤甚。會昌中，贊皇擢絢臺閣，一旦失勢，絢與不逞之徒，竭力排陷之，此其人可附離爲死黨乎？義山之就王鄭，未必非擇木之智，渙丘之公，而目爲放利偷合，詭薄無行，則必將朋比奸邪，擅朝亂政，如八關十六子之所爲，而後謂之非偷合非無行乎？且吾觀其活獄弘農，則忤廉察，題詩九日，則忤政府，于劉蕢之斥，則抱痛巫咸，于乙卯之變，則銜冤晉石，太和東討，懷積骸成莽之悲，党項興師，有窮兵禍胎之戒，以至漢宮瑤池，華清馬嵬，諸作無非諷方士爲不經，警色荒之覆國，此其指事懷忠，鬱紆激切，直可與曲江老人相視而笑，斷不得以放利偷合，詭薄無



行。啜。摘。之。者。也。

王荆公晚年亦喜義山詩。以爲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惟義山一人而已。每誦其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與池光不受月。暮氣欲沈山。江海三年客。乾坤一戰場之類。雖老杜無以過也。近朱長孺箋刻義山全集。序曰。或曰義山之詩。半及閨闈。讀者與玉臺香奩例稱。荆公以爲善學老杜。何居。余曰。男女之情。通于君臣朋友。國風之螭首蛾眉。雲髮瓠齒。其詞甚褻。聖人顧有取焉。離騷託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遂爲漢魏六朝樂府之祖。古人之不得志于君臣朋友者。往往寄遙情于婉孌。結深怨於蹇脩。以序其忠憤。無聊纏綿宕往之致。唐至太和以後。閹人暴橫。黨禍蔓延。義山阨塞當途。沈淪記室。其身危則顯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則莊語不可而謾語之。計莫若瑤臺璫宇歌筵舞榭之間言之。可無罪而聞之。足以動其梓州吟。



云楚雨含情俱有託。早已自下箋解矣。吾故曰。義山之詩。乃詩人之緒音。屈宋之遺響。蓋得子美之深。而變出之者也。豈徒以徵事與博擷采。妍華與飛卿柯古爭霸一時哉。學者不察本末。類以才人浪子目義山。卽愛其詩者。亦不過以帷房暱媾之詞而已。此不能論世知人之故也。今俗書庵字。旣於篆文無有。又菴非屋。不當從。廣。三國志焦先居蝸牛廬。意是今菴也。後漢皇甫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中兵。會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三軍感悅。卽用此菴字爲有據。依黃山谷之言如此。予按六書遺漏字不少。劉爲漢姓。六書中竟無劉字。僕名亮。每爲僕作印者。執亮字須用言。傍京之語。多作諒。予甚以爲不然。俗書不可從者。謂古無此字。近人譌用者耳。若劉若亮。安得謂之俗字乎。今泥古者如菴字。必從舛。然與舛何與。印宗漢人而必以漢人所有之字爲俗字。吾所不解。宋轅文曰。前時知名之士。殘於兵。沉於淵。陷于



書影  
仇怨寇盜者。往往有之。若今之仕而貴處而壽。蓋十不得二三。是諸人者。不過怙其雋才。以求聲聞于世耳。亦何罪之有意。灾之者其名耶。夫名人者。抑物以自張。反幽以蹈光。是以人衆背之。陰陽食之。鬼神議之。其間之得老壽無恙者。倖耳。此論甚確。夸者死名。必然之理。後人當以爲戒。

閩陳香初。陳竹逸。鄭蘭子。皆許生之青衣。皆能詩。香初送客。澄江楓葉老。斷岸菊花低。竹逸村居。古墓梨花鵲。鵲雨荒原麥穗鷓。鵲天蘭子村居。月明黃葉路。花隱赤欄橋。皆楚楚有致。而予尤喜蘭子曠地夕陽多之句。謂其壓倒二陳。

金華自宋呂東萊。倡明理學。而儒風大振。歷宋以來。有六先生焉。北山何基。魯齋王栢。仁山金履祥。白雲許謙。楓山章懋。惟東萊。楓山仕於朝。而四先生皆以布衣名重當世。何謚文定。王謚文憲。金謚文安。許謚文懿。足見當時崇儒重道。不以草澤而靳易名之典也。迨至于後。則不然。



書影  
矣魯齋著書尤多，合之可千卷，未三百載，俱渺傳。惟文集與研幾圖行世耳。

萬曆初，內鄉李蔭令順天之宛平縣，署中掘地得柱礎六，微有字跡，洗視之，唐李北海雲麾將軍碑也。存者百八十餘字，碑首存故雲二字。李因築室砌碑壁間，曰古墨齋。今世所傳雲麾碑，乃陝刻者，宛平殘碑，人所未覩。雲麾乃唐能畫小李將軍也。按楊用脩丹鉛錄云：雲麾碑在陝西蒲城縣，已斷裂。正德中，劉達夫御史謫蒲城尉，訪出，以鐵束固之，復爲完物。臨淮侯李言恭詩云：蒼頡史籀不可起，蝌斗鳥跡亦已矣。能書千載稱鍾王，更有北海踵方軌，得意最是雲麾碑。當年落筆風雨隨，何意斷之作柱礎。神物知爲造化私，言宛平之刻也。

吳郡林若撫詩談云：唐風山有樞篇，註者云：答前篇蟋蟀之意，而解其憂，非矣。蓋是時沃強晉弱，國人明知國非其國，而未敢言，故第諷其取樂，恐一旦見滅，則衣裳車馬，庭內鐘鼓酒食，俱



爲他人有其詞直其情危其意迫切而有餘悲  
胡云解憂也。魏風猶來無棄詩緝云毋尚思  
之無棄毋不歸得其旨矣朱註謂死而棄其尸  
謬哉。召南采蘋于以湘之維錡及釜朱註以  
湘訓烹非也。湘字從水當是澣濯也。小雅四  
月篇山有嘉卉侯栗侯梅朱註云侯維也。按西  
京雜記上林苑有紫花梅侯梅晉宮闕記云華  
林桃園侯桃三株白桃三株則侯非維義明矣。  
邶風式微篇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微卽微  
管仲之微胡康侯謂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  
然矣朱註以非字訓之以爲非君之故胡爲而  
辱于此果若斯言是怨懟其君也。豈風人溫厚  
之旨哉。

謝靈運詩只一機軸如晨策尋絕壑夕息在山  
樓朝旦發陽崖景落憇陰峰曉日發雲陽落日  
次朱方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迎旭凌絕磴  
映眩歸淑浦朝遊登鳳閣日暮集華沼倏爍夕  
星流昱奕朝露團凡此發端雖微有異同命意



不甚相遠。至於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清旦索幽異，放舟越坳郊。我行乘日垂，放舟候月圓。及朝搴苑中，蘭畏彼霜下歇。暝還雲際宿，弄此石上月。大都不出此意。然總本自楚辭朝發枉渚，夕宿辰陽。二語變幻者也。且其遊名山志所紀形勝，具見於詩。詩之措詞命意，則盡于山居一賦。所謂遡溪終水涉，登嶺始山行。卽賦中入澗水涉，登嶺山行之句。此類甚多。

謝靈運登泰山詩云：岱宗秀維岳，崔嵬刺雲天。岉嶇旣嶮巖，觸石輒遷綿。登封翳崇壇，降禪藏肅然。石閭何掩靄，明堂秘靈篇。本集不載。近張紹和梓七十二家亦缺此篇。

鮑明遠詩云：千巖盛阻積，萬壑勢縈迴。李太白云：千巖泉灑落，萬壑樹縈迴。正襲其語。明遠又云：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杜子美云：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咏轉淒涼。雖蹈其意，而翻作七言，綽有化腐爲新之力。明遠又云：豎儒守一



經王摩詰云、豈學書生輩、窓間老一經、演爲十字、亦無痕迹、

杜審言詩、牽絲紫蔓長、子美云、水荇牽風翠帶長、審言雲陰送晚雷、子美云、雷聲忽送千峰雨、審言鶴子曳童衣、子美云、儒衣山鳥怪、審言風光新柳報、宴賞落花催、子美云、星霜元鳥變、身世白駒催、皆變幻祖句、非獨剽也、徐晶詩云、翡翠巢書幌、鴛鴦立釣磯、子美云、翡翠鳴衣桁、蜻蜒立釣絲、而杜語覺勝、

林若撫曰、李頎早晚薦雄文、似者、者字殊未可通、必馬字之誤、蓋薦雄文似相如也、莫是長安行樂處、是字未通、必滯字之誤、可謂善說詩也、徐安貞、暮雨衣猶濕、春風帆正開、見于雲溪友議、孟浩然、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見于皮日休孟亭記、及王士源序、王灣、月華照杵空隨妾、風響傳砧不到君、見于河岳英靈、求其全篇、槩不可得、乃知唐詩散失者多矣、  
林若撫賦無題詩云、藕盡金盤未斷絲、雞栖桑



樹見無時。井梧秋老。虛懷子石。闕年多不吐碑。  
塵掩殘機。寧作死。燈昏覆局。杳難碁。從歡栽藥。  
爲藩後。教妾朝朝。怨苦籬。八句俱藁砧體。卽蘇  
長公蓮子。擘開須見憶。楸枰着後。更無期。亦不  
過此。若撫詩富萬首。論詩尤精。  
李獻吉樂府云。河之水流濺濺。望夫不見立河  
干。何仲默絕句云。河水流濺濺。言采河邊蘭。君  
從河水去。我獨立河干。未免蹈襲。陳約之望太  
行詩云。迢遞太行山。連天跨海間。蚪蜂全蔽日。  
鳥道半臨關。未盡五丁技。猶傳八駿還。艱哉不  
可上。望望損朱顏。皇甫子循太行道云。太行之  
阻當重關。孟門中豁不可攀。蚪蜂千仞跨海外。  
鳥道百折盤雲間。神功尚識五丁力。穆幸猶聞  
八駿還。巉巉茲地危哉艱。古來行者摧心顏。皆  
將約之詩演作七言。亦係蹈襲耳。  
廳字從广。如庭廡之類。今皆欠一點。從广。广者  
山石崖岍之類。學者不可不知。廡字亦然。  
僧智永名法極。王右軍七代孫。年百歲乃終。見



研北雜誌係元人陸友仁著法極之名人鮮知之  
蘇東坡寶繪堂記云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  
爲留意于書畫者發也元周密記所見書畫著  
烟雲過眼錄四卷本坡公語也  
人但知謝疊山之死宋不知其妻李初匿貴溪  
山中元兵入山令曰苟不得李氏屠而墟李聞  
之曰豈可以我累人遂出就俘自縊死獄中疊  
山女通判周銓妻早嫠無子聞父死于燕母死  
于獄乃自投橋下死鄉人名其橋曰孝烈弟君  
烈君澤三姪女皆死于獄兄君禹在九江不屈  
斬于市其一門視死如歸

葦之小者曰蘆未秀者曰葭稍大爲蘆葦之初  
生曰蘆一曰雛詩大車註蒹雛也初生爲蒹長  
大爲蘆成則爲葦一物四名也郭璞云蒹似葦  
而小兼似萑而細是蒹小于葦葦小于葦也  
種樹曰園種菜曰圃有菜曰羹無菜曰臠細切  
曰齏全物曰菹耕水曰田耕地曰疇



淳熙中狀元梁克家守福州著三山志四十二卷中有稱縣曰望曰緊者人多不解其義蓋唐制三千戶爲望二千戶爲緊宋志因之耳唐縣有赤畿緊望上中下六等之差六朝詩文用字多工巧徐陵云春鷓始轉秋蟀載吟鷓鴣蟋蟀但摘一字

宋李敖陶孫字器之嘗作詩譏韓侂胄坐斥著有詩評自漢魏至宋皆隨人譬喻楊用脩引入丹鉛錄題曰孫器之評詩不知爲敖姓誤爲姓孫也敖寔閩之福清人今後裔繁盛河洛洛字避光宗御諱改爲雒字按春秋及左傳皆雒字後漢都雒陽以火德王謂水尅火遂爲雒陽

漢武栢梁詩首倡云日月星辰和四時陳貞鉉引管子書日主夏月主冬星主春辰主秋爲証殊有見解

劉越石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謝靈運揚帆采石華掛席拾海月謝惠連雖好相如達不同



長卿慢。陸機時逝柔風戰。歲暮商飈飛。孟浩然  
竹間殘照入。池上夕陽微。蓋宣尼卽孔丘。揚帆  
卽掛席。相如卽長卿。柔風卽商飈。殘照卽夕陽  
也。此詩中之大病。

曹子桓芙蓉園詩。結句云。遨遊快心意。保已終  
百年。子建公讌詩。亦云。飄飄放志意。千秋常若  
斯。語意相類。總之。原于十九首。蕩滌放情志者  
也。

蔡琰笳聲十八拍。昔人謂唐人僞撰。木蘭詞。英

十四。呂東萊四十五。張南軒四十八。邵康節六  
十七。惟朱文公七十一。程伊川七十五。而最享  
眉壽者。則楊龜山八十三也。壽夭天定。非斷喪  
元氣而弗永年耳。

佛氏有花友。秤友之喻。花者。因時爲盛衰。秤者。  
視物爲低昂也。今之交友。離不得花。秤。

漢武鑿昆明池。見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  
西域梵人。後西竺法蘭至。衆問之。云。世界將盡。  
劫火洞燒。此灰是也。徐興公曰。世界大矣。一經



劫燒則無處無灰，何獨昆明池有之？他處未之見乎？法蘭之說，祇傲人所不知耳。縱曰格物，亦未必格天地未判以前物，斯言妄矣。○予意今人所用煤土，掘之地中，當卽昆明劫灰之屬，但習用既久，不以爲異耳。南中往時絕無一二市，猶勾黨開採，青山白石，悉遭殘賊，長林茂樹，斫伐一空，因劫而劫，不可着眼。近始禁之，亦快事也。法蘭所言，未必無據。

五經中所載人物，易十三人，書一百十三人，詩一百四十八人，禮記二百四十四人，春秋二千五百四十二人，共三千六十人，合而去其重者，可三百人，則二千七百餘人也。蘇子由古史、鄭漁仲通志、劉介夫春秋列傳及四書考，此五部有傳者，近千餘人，而其無傳尚千五百人。閩人林天崇世陞著詩經書人物考，張子靜事心著春秋人物考，皆足鼓吹五經者也。惜其書未行世耳。

王粲登樓賦云：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



憂孟浩然登安陽城樓首聯云才子乘春來騁  
望羣公暇日坐銷憂寔蹈襲王粲也

迴文詩古今作者甚多往往牽強惟蘇東坡題  
金山寺云潮隨暗浪雪山傾近浦漁舟釣月明  
橋對寺門松徑小檻當泉眼石波清迢迢遠樹  
江天曉靄靄紅霞晚日晴遙望四山雲接水碧  
波千點數鷗輕漸近自然也

平原斬笑跛者美人雖曰好客寔慘酷不仁之  
甚者樓上見跛人偶一笑之何至于斬其頭以

謝客且跛客未嘗有奇謀補益于平原如孟嘗  
之雞鳴狗盜者之術輕易以人命沽名亦謬矣  
大約戰國之時君多木偶客多鬼蜮人命則草  
菅耳其初亦有一二魁傑之士出一奇運一策  
世競傳之而占風望氣之徒爭相附和羣然國  
士自命矣至于重虛名而鮮寔効愛禮貌而輕  
死真一時風尚則然若田光刎頸以激荆卿侯  
生絕脰以報公子此皆可以無死而死其與溝  
瀆何異自身之不恤何恤乎他人知笑者之無



書影  
大罪而請斬之。亦知笑者之無大罪而斬以謝客。各自爲立名計。本不顧人性命也。爲此等人。姬妾亦難矣哉。

初唐楊師道南行別弟云。萬里人南去。三春雁北飛。不知何歲月。得與爾同歸。如意中七歲女子送兄云。別路雲初起。離庭葉正飛。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全襲其語。

今師投弟子之刺曰。友生相習而不解其義。按孔叢子云。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

隣。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是四友者。夫子稱之也。師之用友。本此。

王紱字孟端。永樂中薦授中書舍人。卒年五十五。詩画雙美。近見其詩集百餘篇。聲律不在高。楊張徐之亞。如舊業。暫歸翻似客。異鄉重到卽。



為家通仙要得懸壺術。遺世聊存荷鍾風草色。  
 池塘看細雨杏花。簾幙動輕寒鄰家酒熟邀春  
 社。釣艇魚來動曉餐。鳥從萬木陰中響。人在亂  
 山深處行。皆對偶精工。意新而調逸者也。絕句  
 題靜樂軒云。前溪水泮綠生波。好雨催花向晚  
 過。宿酒未醒眠未起。半窓紅日鳥聲多。竹几藤  
 床小硯屏。薰風簾幙篆烟青。閒齋幾日黃梅雨。  
 添得芭蕉綠滿庭。秋聲早已到梧桐。露氣涼生  
 湛碧空。獨倚闌干待明月。紫簫吹散木樨風。斗

帳藏春日醉眠靜。中惟與懶相便。尋常甲子無  
 心記。看得梅花又一年。又畫竹寄友云。我昔尋  
 君扣竹扉。醉中曾寫竹間詩。別來幾度空相憶。  
 多在青燈聽雨時。不獨筆墨工竹石而已。此孟  
 端之畫。貴重於後世也。

荷蓀丈人遇子路。問夫子。丈人乃自道曰。四體  
 不勤。五穀不分。焉知夫子之所適耶。蓋丈人高  
 隱之士。必不與子路邂逅。即直斥之。如朱子之  
 註也。陶淵明作荷蓀丈人贊曰。四體不勤。五穀



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可証非責子。路之語也。

浦長源舍人詩。如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一首膾炙人口久矣。而絕句訪熙上人云。孤愁無處覓高僧。欲問楞伽已不能。遙想山中禪定夕。半窓寒雪一殘燈。過張生舊館云。廣陵人去隔天涯。舊館淒涼閉落花。立馬斜陽空灑淚。一聲橫笛起鄰家。汾上旅懷云。汾水連雲起白波。河梁欲渡柰愁何。故鄉莫指并州是。歸

夢江南。夜夜多題墨竹云。翛然石上碧琅玕。葉凌風翠羽翰。記得西窓明月夜。一枝瀟灑影中看。皆楚楚有致。浦學詩于閩人林子羽。而詩寔工于林。

弘正間。詩僧明秀。號雪江。與鄭少谷。孫太初。沈石田。諸人善。族出海鹽王姓。寓錢塘勝果寺。如雨燈。夜着虛堂影。秋磬寒隨落木聲。江岸鷓鴣悲暮雨。柴門燕子惜春泥。今日挺之。真有子當年。趙括豈無書。著書獨惜虞卿老。懷古猶含庾



信悲荆門落日巴陵迥。衡岳秋風郢樹低。皆有  
深思過縣山人故居云。溪邊野竹映寒沙。茅屋  
青山處士家。燕子歸來寒食雨。春風開遍野棠  
花。殊有唐響與少谷太初石田調微異。亦沙門  
中之錚錚者也。

釋魯山秦人也。與李空同。何大復善。詩多五言。  
如出鄉逢歲暮。歸路踏春寒。高山千里夢芳草。  
十年春絕句。東風送春來。散入羣芳去。花謝鳥  
聲閒。春歸向何處。又深樹自生涼。晝眠無事擾  
合眼夢難成。起坐嫌啼鳥。又柳花飛蕩草。萋迷  
蹴踏東風任馬蹄。野鳥不知鄉思苦。更來行客  
耳邊啼。皆有清絕之趣。

經籍志載陳希彛詩二卷。今佚弗存。又古今書  
刻載陳希彛集。建寧府有鏤本。今亦不存。曹能  
始蒐刻宋詩。希彛缺焉。予考華山志。有西峰一  
首云。爲愛西峰好。吟頭盡日昂。巖花紅作陣。溪  
水綠成行。幾夜礙新月。半山無夕陽。寄言嘉遁  
客。此處是仙鄉。又答使者。辭不赴。召九重特降



紫泥宣才拙深居樂靜緣。山色深庭供画障。松  
聲萬壑卽琴絃。無心享祿登台鼎。有意求仙到  
洞門。軒冕浮雲絕塵念。三峰長乞睡千年。又赴  
召答葛守忠云。鶴氅翩翩卽散仙。蒲輪爭忍利  
名牽。留連華岳傷心別。四顧雲臺望眼穿。涉世  
風波真險惡。忘機鷗鳥自悠然。三峰纔欲和衣  
臥。又被天書下日邊。又辭朝歸華山云。十年踪  
跡踏紅塵。爲憶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  
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聽笙歌

聒醉人。攜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又  
別麻衣道人云。華岳峰前兩路分。數間茅屋一  
溪雲。師言耳重知師意。人是人非總不聞。又咏  
華山云。半夜天香入巖谷。西風吹落嶺頭蓮。空  
愛掌痕侵碧漢。無人曾嘆巨靈仙。又於宋秣圃  
集見題水石澗云。銀河灑落睡光冷。一派迴環  
澹晚暉。幾恨却爲頑石礙。琉璃滑處玉花飛。又  
冬日晚望云。山鬼暖或呼。溪魚寒不跳。晚景愈  
堪觀。危峰露殘照。又與毛女遇云。藥苗不滿筥。



又更上危巔。回指歸去路。相將入翠烟。予所見者。僅止此耳。  
關雲長三上張翼德書云。操之鬼計百端。非羽智縛。安有今日。將軍罪羽。是不知羽也。羽不緣社稷傾危。仁兄無儔。則以三尺劍報將軍。使羽異日無愧於黃壤間也。三上翼德將軍死罪死罪。右此帖。米南宮書。吳中翰彬收得之。焦弱侯太史請摹刻正陽門關帝廟。中翰秘不示人。乃令鄧刺史文明以意臨之。刻諸石。不知米南宮當日何處傳此文也。

程氏演繁露曰。靖康間。閩人黃朝俊作緗素雜記。至釋宋子京刈麥詩。以四月爲麥秋。按北史蘇綽傳。麥秋在野。其名遠矣。是未嘗讀月令也。以此見博記之難。按月令。四月靡草死。麥秋至。大昌謂朝俊未嘗讀月令。誠不可解。蓋秋爲成熟之後。古注可依。卽綽傳亦曰嘉苗須理。麥秋在野。亦本注疏。惟空同子曰。懷慶無麥秋。大梁無螢。無寒蟬。指蟲屬也。程氏亦以麥秋爲物矣。



張九成以紹興壬子狀元及第。癸丑再娶浦江馬氏爲繼妻。馬先嫁義烏吳察。察早夭。生一子七歲。而姑龔氏撫之。馬再適二年而死。九成往謁龔氏。相見參拜。龔氏旣歿。爲作墓志。備述馬氏再適之由。絕無隱諱。可見立心不欺。用情醇厚也。今有愛妾死者。自爲墓志。嫡妻尚在。通篇諱爲妾之意。其識見愧張公多矣。

臨川聶大年。正統間爲仁和教諭。予得其遺詩一卷。工於七律。對偶森嚴。如一飯未嘗忘鉅鹿。

千金何必學屠龍。可憐弄玉歸天上。誰遣崔徽在卷中。孟嘗空有三千客。李密曾無五尺童。誰憐鮑老偏能舞。舊說綿駒最善歌。回文織就佳人怨。彈鋏歌長壯士羞。老去維摩長卧病。重來蘇晉愛逃禪。欲向漆園尋傲吏。曾從江夏識奇童。皆使事穩帖也。如故鄉夜雨燈前夢。京國秋風病後容。薄宦正當多病日。賞心無復少年時。病與年侵方覺老。涼隨雨至始驚秋。皆寫情真切也。如白馬祠前潮似雪。碧雞坊外路如天。露



井曉分澆藥水。春鋤香帶種花泥。一拳潤色當  
窓見。三徑秋聲到枕聞。雪際樓臺空暮景。水邊  
籬落自秋花。月映露珠疑照夜。風翻涼葉覺先  
秋。鐵馬渡河水已合。金笳吹月夜無風。已識種  
桃前度客。却尋采藥舊時僧。栢子香消春夢覺。  
梨花門掩雨聲寒。石屋松濤天接海。祇園花雨  
夜吹香。米炊雲子供僧飯。衣過風廊惹佛香。聽  
經白晝來山鬼。呪食清齋起鉢龍。千古幾人分  
得巧。七襄終日不成章。銅雀硯寒頻換水。紫駝

裘薄更裝綿。綠水畫船春繫纜。絳紗銀燭夜登  
樓。看花醉舞春衫濕。剪韭高談夜燭紅。荷葉雨  
鳴湖水冷。稻花香散野田秋。蠶登曲箔桑初盡。  
燕補新巢土未乾。杖龍化去秋池涸。笙鶴歸來  
夜月寒。皆寫景清絕也。若大年者足以傳矣。  
江淹有遊黃蘗山詩一首。蓋江曾爲浦城令。遊  
福清之黃蘗山也。湖州杼山西南五里。亦有黃  
蘗山。顏魯公作妙喜寺碑銘。以爲江淹賦詩之  
所。似未詳審詩中語也。江詩云。長望竟何極。閩



雲連城邊已顯言一閩字矣。又云南州饒奇怪。赤縣多靈仙。金峰各虧日。銅石共臨天。是山有十二峰最高也。又云陽岫照鸞采。陰厓噴龍泉。是山有龍潭九處也。又云殘杙千代木。翠厓萬古烟。禽鳴丹壁上。猿嘯青厓間。是山至今古木陰翳。若梁代又不知何如其蔽虧也。又云况我葵藿志。松木橫眼前。此正淹爲令尹時望闕而見也。若湖州之黃蘗。不過山清水秀而已。與此詩全不合矣。浦城縣三國吳曰吳興。至唐始改。

爲浦城。按淹本傳。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日久。後黜淹爲建安吳興令。卽今之建寧浦城令也。魯公誤以吳興爲湖州。此又是一証。六祖衣傳。自達磨本西方諸佛授法信器。乃西域屈昫布緝木棉爲之。鉢由魏主所賜。乃陶器。紫黑色。明亮可鑒。六祖受法黃梅。祝云。衣爲爭端。汝勿傳。故徒衆寶之。歷劫無恙。唐肅宗代。宗宋仁宗皆請衣歸大內。供養瞻禮。後俱遣使勅還曹溪。唐劉禹錫作佛衣銘。至嘉靖中。莊渠魏。



校督學廣東，謂佛氏為異端，取衣而焚之，鉢則  
 槌而碎焉。莊渠拾吾儒糟粕，未必能為聖賢，斯  
 舉亦不韻之極矣。說者以莊渠初有子，毀信器  
 之後，遂絕嗣，以為報應，又未必然耳。武彝舊有  
 魏王子騫頭顱，嘉靖中緝雲焚獻科，巡按閩中，  
 取而葬於金雞巖石壁上，不令人見，恐致污穢。  
 此乃近理也。嘉靖末，廣東巡按御史王紹元有  
 南華寺詩云：衣付爐烟空幻滅，經傳貝葉總支  
 離。上句言焚衣事，下句言六祖不立文字而頓  
 悟，似不能無恨於莊渠云。

人命八字，共計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天下人恒

河沙數，豈止於此。必相同者多，然富貴貧賤壽  
 夭，必無相同者。命之理微，非五行所可推測，亦  
 非術士所可懸斷也。即以上四刻下四刻論，亦  
 止一百萬零三萬六千盡之矣。文文山曰：考天  
 下盛時九州主客戶，有至千四五百萬，而荒服  
 之外不與焉。天地之間生人之數，殆未可量也。  
 其所得四柱，皆不能越于五十一萬八千四百



之外且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廿期中姑以百年爲率其所受命止當六分之四有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矣。宇宙民物之衆謂一日止生十二人豈不厚誣此論最當。足緘星家之舌予曾問之一談星者曰然四柱雖同當分方域看之。方域雖同當合祖宗功德墳墓盛衰家屬隆替看之。此說迥是而究其所言未必能中也。致遠恐泥。聖人是以罕言。

六朝著述之富蓋無如葛稚川者碑誄詩賦一百卷移檄表章三十卷神仙傳十卷良吏傳十卷隱逸傳十卷集異傳十卷五經諸史百家雜鈔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秘方四卷抱朴子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通計殆六百餘卷豈直六朝漢唐罕覩也。洪自叙十五始讀書蓋亦不爲早慧其好學絕人遠矣。今惟抱朴神仙傳則得自西山道藏中爲校刻之後此若宋王伯厚著書近七百卷與稚川頗相當近世王鳳洲先生前後四部稿幾四百卷古今集部之



多亦所罕見。而楊升菴朱鬱儀著述皆近百餘種。予嘗刻其書目以傳。其著書世亦不盡見也。金陵丁菡生著述亦有七十餘種。書饒蔓筆至五十卷。他可知矣。唐碑制度極多。有一人製序。一人製銘者。故尹師魯志張堯夫墓序。而歐陽爲之銘。嘗考張說文集。所爲上官昭容銘。其序則蘇頲作也。此可以證。蕭何謚文終。終之一字。不知于謚法何居。

宋初之詩。沿五季卑靡之習。詞多率易。至楊文公大年。始創爲西崑體。同時和之者。有劉筠。錢惟演。胡宿。晏殊。晁迥。諸人。其詩組織工麗。雖門逕自玉溪生。而才富力强。終是綦隆人物。其倡和集。澶淵晁氏書目中。有之。人多未見。然其詩往往見于宋文。鑑瀛奎律髓諸選中。如咏漢武諸作。卽義山諸人不能過也。今錄其佳句。與世共賞之。如楊大年風來玉宇。鳥先覺。露下金莖。鶴未知。錢思公立候。東溟邀鶴。駕窮兵西極。待



龍媒劉承儀行厨爨蠟雕胡熟永埒鋪金汗血  
驕晏元獻秦聲未覺朱絃潤楚夢先知薤葉涼  
宋景文風經禦寇仙遊外埜識裨諶草創餘鄭過  
詩國楊黎州人歸漢后黃金屋燕在盧家白玉堂  
宋宣獻江涵帝子翬飛閣山際真君崔馭天丁  
晉公乞珠泉客通關市種玉仙翁寄版圖劉師  
道金谷路塵埋國艷武陵溪水泛天香李宗諤  
一溪曉綠浮鷓鴣萬樹春紅叫杜鵑胡武平雕  
戈夜統千廬衛緹騎秋盤五柞宮諸句整麗精

工其用事亦時時可取世嗤其擣糝義山未悉  
諸公耳義山詩號西崑三十六體者以義山及  
温庭筠段成式三人俱行十六故也

光武故人知有嚴光而不知有牛牢又有高獲  
光武平時與諸故人夜話及讖光武曰劉秀作  
天子安知非我萬一果然各言爾志牢獨默然  
光武堅叩之曰大丈夫立意不與帝友後果徵  
不至刺史郡守奉詔存問牢每披髮不奮詔旨  
獲少與光武友善既卽位屢徵之不起踪跡與



子陵同隱于石城。城今池州府也。見府志中。或云唐裴勛呼父坦之爲十一郎。子可呼父爲郎。亦異。不知唐人奴多稱其主爲郎。安祿山嘗稱李林甫爲十郎。裴之稱父爲郎。亦猶今之稱父爲爺耳。與前對人亦謂父爲爺。何元朗云爾雅世以爲周公作。然只是小學之書。但學者若要讀經。先須認字。認字不真。于經義便錯。則何可不列于學宮。松江前輩顧文僖公。其平居韻會不去手。亦欲認字也。按唐人有

習大經中經小經之目。以爾雅爲小經。是爾雅原爲士子所誦習。不知以何時廢耳。其實讀書作文必先明字義。元朗之言固不刊之論也。

吳介茲晉閔孝子傳。閔孝子者。湖州之南鎮人。年四十餘。種田爲業。少未嘗讀書。性粗慥。不愜于族里。屋數間。阡陌相望。晨夕率妻子奉若父。唯謹。父爲老諸生。年七十。又二。尋病。醫藥不效。日益篤。孝子憂之。族里勸孝子急治具。不聽。妻亦勸不聽。一日。父病霍然。又數日。受杖履矣。慰



問者欲得其故。孝子作謾語笑謝之。人以孝子粗戇莫之畢究。其妻亦謂得秘藥活之耳。旬日孝子如罹重疾。臥床第呻吟不止。狀甚苦。妻曰：若何爲者？翁前病誠當憂。今病且起。憂何爲者？孝子唯唯呻吟不止。如故。妻復曰：若亦病耶？呻吟何爲者？孝子唯唯復呻吟不止。如故。妻以爲真得疾。秘不以示。亦以乃翁病新愈。恐懼貽乃翁憂。一日晨起。猝見其捫心。離堪狀。妻益疑。因伺其寐。發所捫處。眎之。見創。大驚。促之曰：若何爲者？孝子不能隱。徐曰：予人子。不忍父病之不可救也。常聞人言：親不可藥。救者得子心片許。雜饘粥噉之。可救。某日因禱土神前。願剖心活吾父。夜半吾父呼飲。時予引刀刺胸。出心。割若許。納飲中。以進。不意吾父果霍然也。當刺胸。肯不甚楚。割畢。創卽斂。好如未刺時。今始不復。忍宜秘。若勿語。其妻哀且聞。傷心恐死。亟白之。鑿鑿錯愕曰：吁！是顧安所得藥？妻長跼泣。請鑿。不可。却妄出藥塗之。去言必死。妻亦以爲必死。泣相。



向詰朝藥忽迸落創痕俱失所在矣。妻喜出望外。促孝子詣鑿報謝。鑿復錯愕曰。吁。是顧安所得活。殆有異鑿。卽里中人爲徧聞之。里中里中人美其里有孝子也。具聞之。郡邑大夫。郡邑大夫上其事。大中丞。且爲孝子旌門焉。旌門日。惟其父拱立間。左。郡邑大夫讓孝子出。云。先二日已逸去。或曰。孝子終粗戇人也。顧安從知接見。郡邑大夫禮甲辰春。予遊姑蘇。同舟人有從南鎮來者。爲予言。若此。惜未詳其名。外史氏曰。割股療親。古不深許。矧割心者哉。然孝子故粗戇。能篤所親。至不計其生。又旌門日。先期逸去。不欲以孝名尚得。謂粗戇哉。今世之不粗戇者。大率全軀保妻子。精于自爲者也。拔一毛以利君親。有所不爲。若孝子者。可以風矣。○割股與割肝。世常有之。若孝子者。亦大異矣。介。茲豈有所激刺。故爲是詭說乎。抑至性純篤。果在田夫牧豎。而平日誦習詩書之人。遇親危難。反引文飾義。守毀傷滅絕。黷政妨世之說。而不變如介。茲



所云拔一毛以利君親有所不爲者乎記之以爲末俗之勸。

借山隨筆言楊公太初名肇基者倣儻俊偉所在招致技能異敏士立功名天啓末鎮上黨其幕客有孫無屋者能黠夜捫牘知文字且成誦不異在日鐙前不知操何術。

閩中洛陽橋圯發石有刻文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郵人蔡錫中永樂癸卯鄉試入胄監仁廟以學行授兵科給事中陞知泉州府錫至欲修

橋橋跨海工難施錫無可爲計欲以文檄海神

忽一醉卒趨踰而前曰我能齎檄往乞酒飲大醉自没于海若有神擎捧之者俄而以醋字出

錫意必八月廿一日也遂以是日舉工潮旬餘不至工遂戒語載錫本傳中此實事也人不知

而以其事附蔡端明且以爲傳奇中戲妄語非也後錫官至都御史以才廉聞

顏杲卿碑云公初被害揭首于街樹有張湊者収其髮後湊以髮至夫人疑之憑床而哭忽聞



聲如鞭床者。髮跳箱而前。夫人方駭信之。宋文信國盡節後。廬陵義士張千載收其齒髮歸授其夫人歐陽氏。一日夫人夢公怒曰。繩嚙斷髮矣。啓匣視之。髮爲繩所束。過急幾斷。異而理之。二公之精靈不沒如此。而收齒髮者俱姓張。亦異事也。

閩人李春明者。爲人長厚。聞有談人曖昧事。輒塞耳走人。以李塞耳呼之。一日耳內奇癢。召工取之內。黃金二分。易銀一錢四分。市穀一斛。內

有大珠二顆。最圓美。市諸富室。得六百金。其年穀甚賤。夜就寢。夢有人提其耳曰。邦有道。穀寤而省日。神意得無使我積穀乎。乃出金市穀。入三千石。次年穀價騰貴。發糶得四千餘金。家日起至十數萬人。以爲厚德之報。大抵談人閨闈原非盛德事。使其事誠有之。與我何。與無而言之。則爲誣善矣。斯事有無不必論。後生固當以爲法也。

呂布封溫侯。而王允亦封溫侯。馬援爲伏波將。



軍而路博德亦爲伏波將軍。呂望爲尚父，而錢  
鏐亦爲尚父。今人但知二呂及新息耳。

天街兩畔槐木，俗號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號  
柳衙。見中朝故事。湯義仍玉茗傳奇，弄鶯簧到  
柳衙。本此。

劉瑾本姓竺，生于馬嵬坡，卽楊妃墓處也。王振  
本教官，後闖割，見媛姝隨筆。

晉于寶之姓，在寒字韻。卽比于段干之干。望出  
滎陽潁川。宋有干犇，蓋其先也。書者誤增，趨于

下。遂讀作虞字韻。今晉書于寶書于作于，文選

晉武革命論云：于令升諸書，引搜神記，則云于

寶。周禮註亦云：于寶字畫之差，相承已久。楊誠

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于寶，一吏進曰：乃于寶。

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于字下註

云：晉有于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宋

暨陶舉進士，傳臚時呼作槩音，無應者。蘇魏公

曰：當呼作吃音。三國志吳有暨，其呼之果應。六

合有朴姓，人多呼同樸。其實音瓢，高兩姓也。



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蒯賸之亂，衛人狐厲實殺子路。子崔既長，往行復仇。厲知之，約于城西決戰。其日，厲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君子曰：子崔能報仇，奇。不負由之孝子。狐厲心服，其義。蒲弓木戟，甘死以成孝子之名，更奇。  
宋史黨進傳：進爲忠武軍節度，一日自外歸，有大蛇卧床上，寢衣中。進怒，烹食之。史臣以被爲寢衣，則知論語中必有寢衣。自屬被，攷何晏論語註引孔安國云：寢衣，卽今之被。史臣所用蓋

本此。安國，漢人去古未遠，當有據也。  
墨子姓翟，母夢烏而生，因名之曰烏。以墨爲道，今以姓爲名，以墨爲姓，是老子當姓老耳。  
冗官亦可謂枝官。見韓非子。  
姚福曰：伯彝叩馬而諫，福疑無此事。孟子謂伯彝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益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其時當商紂十五年。至廿年而文王沒，又十一年武王始觀兵戡黎，又徘徊者二年，紂殺比干，武王乃伐商。至此伯彝居



西者十八年矣。論尊尊矣。論舊舊矣。且太公女  
邑姜爲武王妃。實生成王。爲周懿親。與伯彛爲  
一體之人。武王伐紂。豈一日之故哉。而必待叩  
馬以諫。况一諫不用。遂去之採薇。而作歌曰。以  
暴易暴。今不知其非矣。夫伯彛旣以武王爲暴。  
何久享其養。而無一言以諫。及諫不用。而方以  
爲暴。雖戰國無義之人。所不爲也。而伯彛爲之。  
乎。蓋孔子稱伯彛餓于首陽者。言賢而隱居困  
窮于下。非真餓死也。史記之不可信者甚多。不

獨于此。叩馬之事。古人辯之者多矣。此說當理  
而核。荆公山谷二公皆有辯。不及之也。

餘姚王海日公華。微時以儒士冠軍觀場。大爲  
督學陸公某所器異。輒以大魁期之。比陸公任  
他省。因延公留家金陵。課其子焉。成化乙未。餘  
姚謝文正公遷。舉進士及第。謝亦陸公識拔士  
也。陸公移書慰公。以謝大魁語相勗。公謂陸氏  
子曰。尊公念我潦倒。故以是語相勸勉。豈謂我  
真能爾爾乎。比夜公夢里中迎春牛。至其家。牛



書影  
卷之十  
因樹屋  
色白導引鼓吹如王者儀從後以浙藩馮公某殿焉公覺而異之因語陸氏子陸年方髫鬣凝眸移時再拜手額曰此先生狀元兆也公詰所以陸曰牛謂一元大武春牛者春榜之元也牛屬丑自主金當作辛丑狀元公曰王者儀從云何陸曰狀元賜宴撤殿前儀從一半送之公曰後之馮公云何陸曰聞京兆應隨狀元游街意是年馮公其爲京兆乎公笑曰子言何誕也陸曰異日自驗請爲文以記之公笑曰驗而後記未晚也比庚子公首鄉薦辛丑成進士及第亦不復記憶是夢矣適游街公馬上顧盼後乘果係馮公馮是時果爲京兆公忽悟前夢因大異之陸喜其言驗題其齋曰瑞夢堂索記於公公因爲瑞夢堂記以貽之友人偶語是事余因歎遇合之數其前定若此陸之神解尤不可及矣



因樹屋書影 第十卷終

跋書影後

夫考古證今莫如說

部狀裨官家不可勝

舉造野語瑣錄謀

斜尤甚至派濫于齋



諧虐初搜神志怪君

學不由也王仲任有言

造論著說發胸中之

思剖世俗之事斯為善

耳所撰論衡識者且

書影跋

因樹屋書影考櫟園先

生昔在請室時所撰述也

其書紀載精覈辨証明

悉上自經史下逮聞見凡



可以正人心羽翼世教廣學  
識弘夙雅者無不筆而記  
之洵五經之流別四部之菁  
華矣昔人有志林隨筆記  
聞諸書皆足以脩政訂益  
神智豈若是書之博而  
正大耶先生事既白復官  
金陵卜子雪客龍宮爰此設  
齋以庶取彙編而剞劂之以  
質當世儀于丁未十月既望



觀心於秦淮，可飲之酒，間  
因得是書，卒讀之，儀披覽  
再四，不徒歎先生是書之博  
大而深，服先生之天定而道全  
也。夫人小有利害，則聰明憤  
矣。舉動率失，其常儀求其  
從容如平時也。實難至，欲  
其親篇卷，操鉛槧，著盈尺  
之書而死，生禍福絲毫不以  
介於衷者，自非天定而道全



其孰能爽于此昔先生之獄  
事蓋亦急矣其利害所關在  
恆人未有不動于中者延坐  
因樹屋中泊然守靜如深山  
中人露抄雪纂於桁楊影  
中孳之不輟未及泆旬著書  
早已成帙衛士覩公者太息  
泣下者聞辰讞之日銀錯被  
體尚搦以官作送客詩翌日  
而流傳都門嗟乎此豈勉



強而為之耶。多者有以知先生  
之天定而道全故患難不足  
怵而確然自持其所是書之  
戒養之厚也昔坡公為黨人  
所構至遭縲紲徒瘴鄉而  
讀書不倦渡海之僂耳之  
夜星月皎然公于舟中書  
賦不錯一字非其素守豈  
能至斯以方先生正復如是  
故讀是書者漫以新都之



雜著相况非知先生者也  
即是書之博西敷正大後學  
指南端在於是而自擬以  
老人讀書祇存影子者蓋  
先生之謙而又謙也夫

時

康熙丁未陽月既望吳郡

受業鄧漢儀拜撰





跋

君子以彙撮宙合一部以

上下古今羅列於寸管之

中而現至廣至大之界

以成一氣之鼎非學足博

古今之書識足論古今之



人寸足斷古今之事未可  
以輕言之也合古今之書之  
人之事融徹於一人之心胸  
而衷以其學其淺其寸  
然後可以立言而包含萬  
象貫綜百家闡雲雷而  
揭日月所謂廣大悉備者  
古今以來不數見也蓋立  
言者自經史外類書說  
部種之間出類家惟取編  
輯散在牙籤說家煩簡不  
一而取義各岐或以徵臬



或以誌怪或以拾遺或以  
 其業談非無其學而學不  
 醇正非無其才其識而才  
 識不高不卓雖成一途之  
 以而無當於廣大悉備  
 之旨也如仲長統論  
 傳畱者不沒其舊淹軼  
 者復闡其新大約博古  
 今書論古今人斷古今  
 事而其立言之意出於  
 易簡之善是先具一天  
 地於胸中而後洋洋大



悉備之旨易曰以出乎  
遠則不禦以出乎通剝  
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  
則備之抑罔其書成於  
請宮非兔規之于玉門  
演易說雜孤憤等類  
而為之也以考辨之學之  
識之乎亦何間於常變  
即在請宮追述見罔態  
態矣之而會中之天地  
出焉若上下古今羅列  
於才管之中而現至廣



至大之界以成一家之老  
管楊升庵號稱博物遠  
在遷謫而備誌生平兩  
詩不啻左右寫毫其隨  
地著述取諸懷來無不  
具足大與吾并相類然  
標弟曰吾之為生不過讀  
書影子而已耳是何存  
乎見少之詞哉夫詩書  
之敏捷於影響則有之  
究極精水等於測影之  
妙鼎有之且古云君子



之著書也。猶木之有枝  
葉也。木有枝葉尚能蔭  
庇人。矧君子之著書乎。  
影廣則蔭庇亦廣。影  
大則蔭庇亦大。猷則  
影之廣大。悉備其蔭。  
庇天下後世。又寧有既  
哉。

金沙小姑銘鹿峰  
氏拜書於讀畫樓





卷之四

月琴書林記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月琴書林記' and '卷之四'.



書